



李 方 立 著

第 一 年

822
4000

第 一 年

李 方 立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第 一 年

李 方 立 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號

北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 號 : (353) 字 數 : 229 千

開 本 $31'' \times 43''$ $1/32$ 印 張 $12\frac{7}{8}$ 插 頁 2

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01—25000

定 價 (6) 1.12 元

內 容 說 明

這部小說是以一九五三年(即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度)華北老解放區中的一個村莊為背景，反映了農村互助合作運動中如何教育農民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。當時，富裕中農和兼做小生意的農戶，資本主義自發趨勢還比較嚴重，農村辦社的幹部在掌握政策上也有過左或過右的偏差，表現強迫命令和關門主義等等。作品的內容就以提出並解決這些思想問題為主，其中還穿插描寫了一對青年男女的婚姻問題，構成錯綜複雜的鬥爭故事。由於黨的正確領導和教育，經過一年的工夫，使這些問題基本上獲得解決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，創造出能夠安拖拉機站的典型示範條件。同時，辦社幹部的政策、思想水平，以及辦事能力都有所提高，羣眾的思想意識，道德品質也起了顯著的變化，村裏呈現出蓬蓬勃勃的新氣象。

定價一元一角二分

目次

卷一

一	早晨	三
二	走舊路的人家	三六
三	一件親事的來歷	三八
四	逼迫	四九
五	決定	六二
六	為了兒女們	六六
七	三位老同志	一〇
八	談心事	一三一
九	熱愛	一三五
一〇	感召	一四二

CA308/18

一一 藏私 一五〇

一二 除夕晚会 一六三

卷二

一 初春 一七九

二 新職位 一九九

三 妇女隊長 二二二

四 水井旁 二二六

五 破裂 二三八

六 莊稼 二五六

七 收穫 二六九

八 办公室内外 二六九

九 挽救 三〇三

一〇 自驚自擾 三一五

一一 羣众会 三三五

一二	會 見	三四〇
一三	結 婚	三五七
一四	大勢已就	三七六
一五	請求書	三九二

卷

一

一 早 晨

天還沒發亮，青年社員趙魁元、王金蕊和趙銀閣，就都起了床，一同走到了村邊壕溝旁的荊條叢間去，砍伐編排門扇用的荊條。前天下了一場小雪，碰上昨天一个好晴天，地面上的雪已經化完了。可是，被風吹捲到荊條叢裏去的積雪，直到今天早晨還沒化乾淨。他們一面撥弄着積雪，一面砍伐着荊條。鐮鐮的鏟頭聲，一聲比一聲顯得响亮。

社裏的木工們，也早早用鋸末生上火，動工做起活來了。在黎明前的村子上空，有从作木工的房院裏冒出的一支濃重的烟柱。

到了太陽壓樹梢的時候，在社裏的一座新大院門口，已經堆了一大堆荊條。趙魁元、王金蕊和趙銀閣把砍伐的荊條，都拖拉到這裏來以後，看着木工們還沒做好門扇架，便停到一處向陽的牆跟前，學着文化，等待木工做好門扇架搬來，再往上面編排荊條。

趙銀閣看過一會習字簿，遇到了一個錯字，想借趙魁元的鋼筆改寫過來。趙銀閣和

趙魁元緊挨着，她便不声不响的向他上衣袋裏去取鋼筆。趙魁元乍一發覺，便打趣說：

『你想做啥？我这筆是用錢買來的啊！』

『喲！你在鬧「个人」嘍！』趙銀閣听得出趙魁元是說的趣話，她使用手指劃着自己的腮幫，羞着他說，『魁元哥，難道你出了家門，一時三刻，連鍋灶、碗、筷，什麼都隨身帶着？你不求別人幫助？你听听你說的是啥話，啊啖，不害羞！』

趙銀閣伸手把鋼筆取了過來，呼了幾口暖氣，改過錯字，又遞了過去。

王金蕊在一旁默默的練習着字，沒有插口。過了不大會兒，趙魁元看着王金蕊連連向鋼筆尖上呼了幾口氣，可是仍然寫不清字，他忖量到是墨水用尽了，便自動把自己的鋼筆向她遞過去。王金蕊沒說一句推辭話，立刻把鋼筆接到手裏，寫起字來。

趙銀閣趁這個當兒，這麼還報給趙魁元一句：『魁元哥，你的鋼筆不是花錢買來的麼？』緊接着又拍手、點頭的笑着說：『东西地，南北拐，人人都有個偏心眼！喲，喲，俺可知道嘍！』

於是，王金蕊忍不住的替趙魁元回答說：

『是花錢買的怎麼着！你不多嘴，我也不會把你當啞巴賣掉！』

趙魁元發覺趙銀閣識破了自己的心意，便想法要把話頭引到別處去。他轉臉一望，

正巧望到趙山指着叢篁，在附近的一片樹行間踟躕着，連忙指引給她說：

「銀閣！看，快看，你看趙山做啥哩？」

「唉，哪裏？」趙銀閣順着趙魁元的手勢轉過臉去說。

「那不是嗎，——像個做賊的觀風似的，他老是在那裏磨磨蹭蹭，踱一會步，轉臉向這邊望一望。你看，他又向這裏扭头哩。……」

「哼！我猜他是想到這裏來沒臉來了！」王金蕊氣憤憤的插口說，「他拿定主意退社了。你們仔細想想，他去年就入了社，還算個老社員哩；今年人家互助組，單幹戶都有好些人入社了，他不光不起好影響，還一心往外退。咱們老社員裏邊出了他這号人，臉上也都被他抹上一道黑！」

這時，木工已經做好一個門扇架，送到這裏來了。他們馬上停止學習，開始向門扇架上編排荆条。

「他要退社，讓他說出個道理來！」趙魁元唸啦一聲拉過來一枝荆条，用腳踏了踏，把它送進門扇空裏去。他連臉色都漲紅了。

王金蕊一連編排好幾枝荆条，又取另一枝時，手指觸到荊針，立刻冒出一個鮮紅的血珠。血珠越冒越大，漸漸的在皮膚上流散開了。手上流了幾片血，也沒發覺，她只管

做着活，說：『嗨！要是想叫他說句真心話，那是白費唇舌。不過，他的心思不管抱的怎樣嚴緊，也沒有不透風的時候。』她略停了停，又忍不住的說：『我听俺娘說，他和田貴田家串通好啦，他們兩家要搭轎幹活哩。那天我娘到田貴田家去串門，聽到他們正瞎唧咕……』

『怎麼？田貴田不是說他也入社了嗎？』

『哼，入社！……』

王金蕊還沒住口，趙魁元就忽然驚叫了一聲：

『血！金蕊，你看你手上……給你手巾，擦一擦吧。』

趙銀閣不等王金蕊答話，便從趙魁元那裏取過來手巾，幫王金蕊擦手：『魁元哥，你看我們婦女也會關心婦女呀！』她一面幫王金蕊擦手，一面笑着去望趙魁元。

說說笑笑，過了不久，一扇大門快編排好了。

『趙山和田貴田，真是想到天上去啦！』

『哼！便宜是容易沾的啊！』

『看幹部怎麼處理他們吧！』

『幹部知道不知道他們這号事？……』

已經到了臘月天，社裏決定不再發展新社員了。社裏在村前懷裏的廣場上，新修蓋好的一座大房院，四堵土築的院牆上頭，蒙蓋上了一層遮雨的柴草；坐北向南的一列牲口棚裏，安置好了餵牲口的槽；靠大門往裏不遠是一座辦公室，也放進去了桌、椅、板凳，再等到安上兩扇大過車門，這座房院就算最後齊工了。入社的牲口，已經估好價，牽了進來，集中進來的餵牲口的草，垛在院牆一旁，垛頂冒出院牆上空，好像一個小山頭。幾天前，社幹們就在辦公室裏，訂着生產計劃，編着生產組織。

現在，正副社長趙明亮、趙青石，會計趙文安，正在辦公室裏審查着生產計劃，核對着眼目。忽然，趙明亮聽見院落裏，有咯咯的雞叫聲，他從窗洞裏向外望了望，不知什麼時候溜進院裏來的一隻大公雞，正在草垛跟前撓蹬着草，同時向別處呼喚着另外的雞，來一起尋食物。趙明亮放開嗓子『嗤——』了一聲，告訴趙青石和趙文安說：『我去看看大門編好沒編好，一會兒就回來了。』隨後離開辦公室走了。

趙明亮走到大門口時，趙魁元、王金蕊和趙銀閣，已經編織好了那扇大門，正在互相檢點着手上有沒有刺傷，衣裳上是不是那裏掛破了布絲。一見趙明亮來到，王金蕊和趙銀閣使眉開顏笑，暗自称心的一同指着編好的大門說：

『社長，你檢驗吧。快快看看，我們這活，能不能報工？』

趙魁元是趙明亮的兒子，因此，他沒好意思開口。

趙明亮忖度透了王金蕊和趙銀閣的心情，被逗引得心裏甜滋滋的。『好！你們办的快当俐落，』他禁不住的向她們趣言趣語的說，『好，好好，將來一個人給你們找一個好對象。嘿嘿！你們只管听你們大叔的話好了，我連什麼都給你們操着心哩。嘿嘿，嘿嘿……』

不等趙明亮住口，王金蕊和趙銀閣，一連聲的回应說：

『唉呀，算了吧！你这是向我們說的啥開心話！』

『我看你也当不起个好叔叔就是了！』

『你不管輕重，連哈開心話都向我們說，讓你說，我們那能把你当成个好叔叔呀！』

『嘿嘿！对，对对，就是這麼着……嘿嘿……嘿嘿……』

她們越說越覺得好笑，幾乎笑的說不成話了。趙明亮也越來越覺得有趣，他進一步向她們說：

『嚇！看你們這兩個小閨女子，一个勁的向我嘿嘿咧咧做啥！我是向你們說的老實話，要好好想想，過去你們好說「婦女解放，男女平等」，咱們現在办社，才是真正从

老根上解放你們哩。咦！你們還笑什麼……我先告訴你們，你們要是笑脫了氣，並不算因公致傷，我可不給你們請大夫看呀！』

王金蕊和趙銀閣，听趙明亮講了一些道理，才屏住氣，向他招呼着說：

『社長，咱們先把這扇門安上吧。』

『對。試試這扇門合適不合適，再編那一扇門。』

趙明亮一面幫她們安大門，一面說：

『吃早飯以前，你們能不能把那扇門也編好它？剛才院裏進來了雞，在草垛間撓蹬了一陣子。……咱們要把咱們這個家院，收拾得嚴嚴實實的，免得糟蹋了東西。……』

剛安上這扇大門，趙山便轉遊到一旁來，甕聲甕氣的說：

『明亮！你過來，我和你說句話！』

趙山向趙明亮打了一聲招呼，就先轉遊到一個牆角落間去等他。趙山把糞筐擱在那裏，跣下，用兩手撓着头皮，悄悄的用眼角瞞着趙明亮走來沒走來。這時，趙明亮已經向他走了好幾步了。王金蕊、趙銀閣和趙魁元，正在憤憤不平的議論着：

『咱們等着瞧吧！我猜趙山把社長叫去，一定要談退社的事。』

『社長的腿也太不值錢了。趙山有事，不會讓他過來談，为啥走到他那裏去！』